

诗 歌



1946年冬在延安清凉山《解放日报》社窑洞门前，从左至右：
丁拓、林朗、张铁夫、高戈

县长替我种棉花

庆阳县苏县长，于今年春耕期间，曾亲赴乡村，具体领导并亲手帮群众抓粪，播种棉花。

县长来到了乡下，
没有坐轿子，也没有骑马，
戴着他的一顶破草帽，
用两条腿，
爬过一个崾崴，
翻过一架山，
从一个乡村转到一个乡村，
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

不是带着衙役抓差办案的大老爷，
不是催粮派款的旧官吏，
我们的县长，替我们谋划
怎样把光景过得好，
丰衣足食还要有钱花。

像一个同母生的兄弟，
坐在一个炕上谈家务事，
他问谁家有几口人，几个能做活的，

今年开几亩荒、种几亩熟地，
每亩地上几驮粪，翻几次，
哪块地里种的啥庄稼。

他问每家有几头牛，
几头驴子，多少羊，
今年能下几只羊羔、多少牛犊和驴驹
还有，谁是做活顶勤苦的“把式”，
谁是好吃懒做的“逛鬼”，
谁家的日子过得好，
有多少户生活困难没办法。

那一天，县长来到我的家，
他和我坐在炕上，
吃着烟锅把话拉，
他问了我的牲口，又问了我的庄稼，
看见我的衣裳快烂了，
便叫我种些棉花。

“种棉花没有种子怎么办？”
“到区政府去领，他们会给你发。”
“人家说，塬上的地种棉花不收
只长棵棵，不结疙瘩。”
“不是源地不收花，
是因为不会技术，管理不得法。”
县长笑眯眯地解决了我的难题，
还答应亲自帮我种棉花。

当天我从区上领回来棉籽，
第二天，我和县长一起下地种棉花。
他把袖子卷起来，
两手搓粪拌花籽，
一颗一颗往地沟里撒，
今天他当县长，
过去也是个拦羊娃。

一早晨种完了二亩棉花，
县长拍拍手上的土、擦擦脸上的汗，
蹲在地头抽袋烟，又把话拉：
“棉苗长出来，要好好务业，
多锄几遍，多打杈……
收了棉花，破棉袄就不用穿啦！”

我的棉花长出了旺生生的芽，
我永远忘不了
县长临走说的那句话：
“共产党领导人民闹翻身，
咱边区，政府和百姓是一家！”

乡 村

接着第一个开门的声音之后，
乡村从它的睡梦中醒来，
洪亮的雄鸡的鸣唱，
一个忙碌而又热闹的白天，
从这里开始。

男人们下了炕，打开了门，
装上了粪篓，
再从牲口栏里牵出驴子，拖上去，
向地里出发。

女人们梳了一下头，
从瓮里盛出米，
到灶房里生起火，
黑烟从烟筒里冒出，
锅里蒸发出熟饭的香气。

孩子被叫醒，
拿起《民众读本》，
揉着眼睛，到学校去。
那边，从军营里

一队穿军衣的人走来，
没有带枪，也没披子弹带，
每个人拿起一把镰刀，
他们在一块熟透的麦地边停下，
和老乡们答了几句话
弯下腰去收割。

镰刀的啾啾的响声过去，
站立的麦垄倒下来，
地上躺满了麦铺，麦穗沉甸甸的，
隔着糠皮可看见
丰满的、椭圆形的金色的麦粒。
被惊的鸟雀飞起，
鼓翅声伴着割麦人的说笑。

大路上，行路人开始了他们的行程，
运盐的骡队向目的地出发，
骡背上插着小红旗，
项上的铜铃
叮铃、叮铃的响。

太阳越升高了，
从那树枝上伸延到地下，
太阳照遍了土地广阔的幅面，
照着成群的工作者，成群的路上的行人，
照着隐立的乡村和它的窑洞。

今天，乡村是富饶的。

窑洞里再不是空洞洞，
囤里装满粮食，
缸里盛着自造的醋、自造的黄酒，
墙外挂着成块的腌好的腊肉，
炕上铺着新的毡，送着新的花棉被，
牛栏里拴着大牛和小牛
山坡上，羊群在那里吃草。

农民们再不去哭叫着埋怨命运，
代替那些红绿的神像
在他们的墙壁上
贴着毛泽东、朱德和刘志丹的像，
贴着铅印的新文字报。

农民可以随便走进区政府
拉区长拉话，
对这里的“官吏”
他们可以批评，
也可以选举和罢免。

他们去赶集，
再不会流着泪拿着空口袋回来，
进城，可以到合作社里去吃饭，
到大众俱乐部里去下棋、看电影
到商店里去买储蓄奖券。

他们再不会在荒春里
卖掉他们的牛和孩子，

冬天再走进赌场去输钱，
也不会打骂自己的老婆，逼着她去上吊，
吸引住他们的是坐在窑洞里开会，
或者到夜校里去上学。

年轻的乡村发着微笑，
在它的每一个角落
飘送着愉快的歌，
那些饥饿和哭泣的日子
已成了很远很远的过去。

延安《草叶》杂志第 6 期 1942 年 5 月 1 日

土 地 的 歌

“ 陕北好地方，
小米子熬米汤，
白面馍馍青菜汤，
吃起来怪漂亮。 ”

听见了吗？

歌——是农民的歌。

这样早，太阳还没出来，
他们从我的道路上走过，
牛拉着拖车，载着犁过去，
这里，留下了他的歌。
耕耘啊，犁面是完整的，
土地是湿润的但不粘犁，
绳套不缺，牛肚带是新的，牛梭光滑，
而牛是肥壮的，体力饱满，不用鞭策，
犁铧插得再深些，翻起黑土，
庄稼将长得更好，
这里收获的——无论多少，
将全归你们自己所有。
种子不够吗？
写个报告，到仓库去领，

抗属的地，报告互助委员，
由代耕队
替她们耕种。

过去——并不久远，
那些悲苦的日子。
那时，我还不属于你们，
你们把我耕种
但是，收获的不归你们。
那条现在运着自己庄稼的路，
就是往日给地主送粮的路啊！
你们把血汗流尽了，
而人饿着，牛没有草料，
于是，你们卖掉了孩子和牛
挑着你们的小锅和铺盖，
含着泪逃走，和我离开。

现在，
那一切都过去啦，
——没有工夫去回忆他们，
把那些严冬和荒春饥饿的日子，
把那些坐在我怀里哭泣和祷告的日子，
忘却了吧！
今天，将不会有人
逼着你们和我分离，
今天是大声歌唱
愉快的工作的日子。

歌唱吧，我将和你们一起歌唱，
出了力的，播下种子的
——无论是谷子、荞麦、山药蛋
都能得到丰收，
对谁我也没有偏爱，
我是属于你们全体！

延安《草叶》杂志第 6 期 1942 年 5 月 1 日

哨兵与农妇

年轻的哨兵
守卫在哨岗上，
太阳照着他肩上的枪，
枪机闪着银色的光芒。

从那边
从那条通往村子的路上，
一个少妇走过来，一手拉着孩子
像有人在追赶她，
显得有些匆忙。

“ 走哪里去，大嫂？”
哨兵拦住她，
从肩上取下了自己的枪。
“ 到区政府里去‘自由’，
给小孩的大过不到一搭去！”
她说得如此自然，
不脸红，也不慌张。
哨兵让她过去，
望着她那穿着蓝布衫的背影，
发出了轻轻的笑声，

而她，头也不回，
顺着通往区政府的路，直往前走……

延安《草叶》杂志第 6 期 1942 年 5 月 1 日

劳动的日子

当秋风吹野草的时候，
丰收呼唤着我们走向田野——

早晨

那最后一颗星落去的时候，
猛然从炕上爬起来，
惊醒我们的
是工作的警号。

踏着罩满白霜的路，
锄头扛在肩上，走向山岗，
延河给我们奏一支进行曲，
在空旷的原野里
我们呼吸了第一口新鲜空气。

山顶上

锄头驱散了晨雾，
太阳从东方出，
她
照着我们的脸，
温暖着我们的土地。

生长在乡间的孩子，
有天性的对土地的爱，
土地把我们喂养长大，
我们永远是土地的儿子。
没有诅咒，
再不向土地哭泣，
对于我们，它是给予者，
用虔诚的心，
向它致一个丰收的敬礼！

我们不作空幻的梦想，
却有坚强的自信。
将来的日子
是百般的愉快，
土地是大家的，
共同的工作，
共同的消费，
不工作的没有饭吃。

我们知道
在接近春暖的日子往往更寒冷，
在近黎明时分
也往往更黑暗，
在幸福与快乐的前面
也会摆布着
悲苦和艰难。

太阳会给晒去早晨的冰冷

山风
也会偷偷地替你把汗水吹干
不用回头，
当锄头在飞快舞动的时候，
在后面
洋芋已成堆垒了。

生来是一个顽强的性子，
我们不在困难面前低头，
也不想在这艰苦下面幸免，
为了战胜饥饿和困难，
我们用自己的双手
向土地索要。

疲劳了吗？
换换班，
你去休息，
摘一把山枣
或挖几颗野蒜送到嘴里，
不然
你就找两个小鬼谈谈晋西北的故事，
哼几首歌，
再不然，
你就拿起《唯物史观》、《被开垦的处女地》。

没有比这样更快活的事：
流自己的汗，
用自己的工具